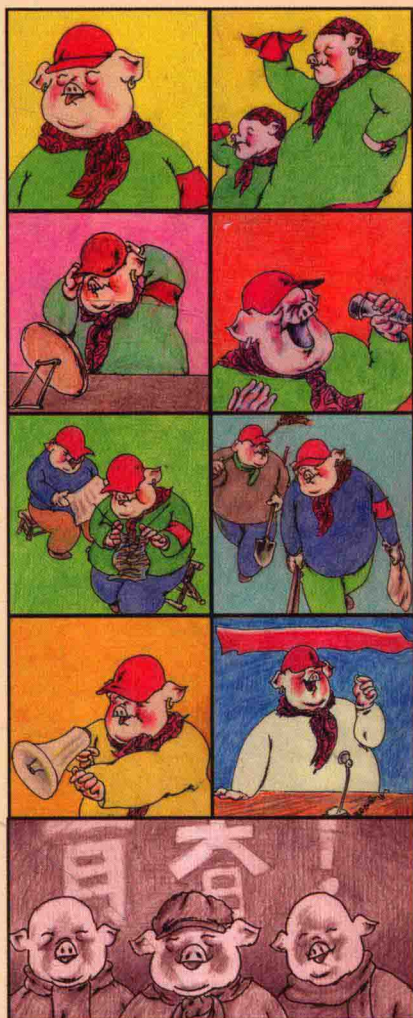


特别能战斗

石一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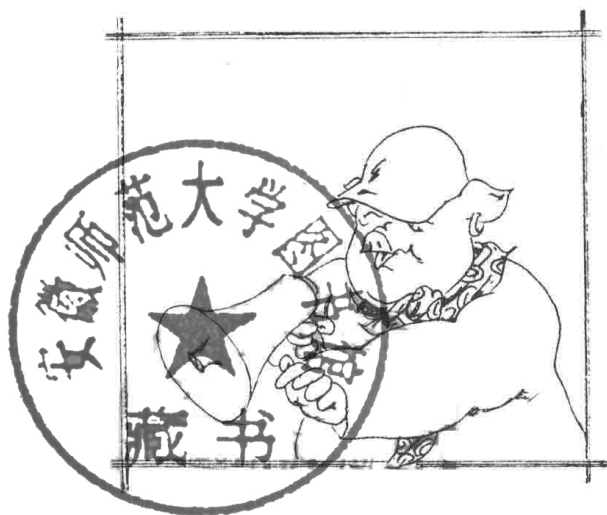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特别能战斗

石一枫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别能战斗 / 石一枫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5302-1651-4

I. ①特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2361 号

特别能战斗

TEBIE NENG ZHANDOU

石一枫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
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56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51-4
定 价 29.8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特别能战斗 001

营救麦克黄 155

特 别 能 战 斗

我和苗秀华这个人的缘分，大概是从 1997 年开始的。

当时我刚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北京东郊的一家电子设备制造厂当技术员。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厂子的主要产品是半导体二极管，所以被周围的老百姓称为“管儿厂”。作为一个兴趣集中在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年轻人，这个工作自然让我打不起兴趣来。而且单位的状况半死不活的，待遇也很一般。说得赤裸点儿，我之所以到这儿来，图的就只是一个进京指标而已。我的计划是，好歹混上两年，等到户口办完，立刻就辞职，把档案往人才交流中心一放，然后到中关村找工作去。

既然无心久留，我在厂子里的生活便相对简单，甚至可以说有点儿超然物外。那些仨瓜俩枣的好处我懒得去争，同事之间谁和谁抱团儿或者成了对头，也都和我没关系。这种生活态度的优点是省心，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学习电脑知识；缺点呢，就是没交上什么朋友。除了科室里那几张熟脸以外，厂子里的其他人我几乎都不认识。

饶是如此，还是早就听说了苗秀华的大名。记得刚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到行政部门办完手续，扛着被褥到宿舍去安家，一位管后勤的老师傅向我介绍了各种注意事项，又专门说了一句：“在管儿厂上班，三样东西不能惹。第一自然是厂领导，第二是保安队的那条黑背狼狗，第三就是苗秀华。”

领导与狼狗的威慑力，常人都能领会，但苗秀华又是怎样一个来头呢？我敬了老师傅一支烟，表示愿闻其详。

老师傅却把烟往耳朵上一夹，“嘿嘿”干笑了两声：“怎么说呢？还是不太好说。你混几天就知道啦。”

管儿厂是个大厂，光是年轻人的宿舍区就有好几栋楼。夏天停电的时候，三栋男工楼里几百号小伙子精赤着举火乱窜，俨然回到了激情澎湃的原始社会。我混了两个月，才终于搞清楚了谁是苗秀华，而那又是在一个相当戏剧性的场景中。

那天中午，我吃完饭，夹着本书从食堂往宿舍去，想利用午休的时间再看几页。踱到厂办公楼的门口，就看见我们厂的总经理快步出来，走向他那辆新配的皇冠车。见到领导，我从来是躲着走的，此刻便也假装想起什么事，往一旁的小花坛折过去。总经理呢，当然也没必要专门叫住我这种小角色嘘寒问暖，他目不斜视地拉开车门，坐了进去。车子随即启动，但还没开出十米，忽然“吱”的一声停下来。总经理仿佛受了惊一般从车里跳出来，指着后排座椅大叫：

“你你你——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几秒钟之后，另一侧的车门打开，慢慢地跨出来一个女人。她约莫四十岁，脸是亮堂堂的黄色，身上很瘦，穿一件老气的灰衬衫，留着一头女干部式的短发。这种打扮的女人，总让人怀疑她从来就没有年轻过。

但她说起话来却是中气十足的，一开口，话音传出老远：“我怎么能在这里？”

总经理跺脚道：“这是我的专车啊。”

那女人说：“总经理同志，我来跟你讲讲道理。这辆车是用厂里的钱买的，而咱们厂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，也就是说，车子的所有权不仅属于全厂职工，而且也是属于全国人民的，对不对？我作为职工和人民的一员，为什么不能坐一坐这辆车呢？你当领导的每天坐两个小时，我只坐两分钟都不行吗？”

这明显是强词夺理，但再一细想，却好像也不无道理。总经理的鼻子都被气歪了：“好好，你可以坐行了吧？不过我现在要去局里开会，我先坐好不好？等我回来，专门让你坐一圈儿，到天安门兜风去。”

然后转身骂司机：“你怎么搞的，她要上车你就让她上呀？”

司机也很委屈：“刚才打了个盹儿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钻到后座上来的。”

那么这女人潜入领导的座驾，仅仅是为了论证她对皇冠车的“全民所有权”吗？我下意识地觉得后面还会“有戏”，中国人的劣根性战胜了求知欲，便站住了脚，在一棵大树的掩护下观望起来。只见女

人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您还真忙，见一面不容易。不过今天既然被我见着了，咱们就谈一谈那件事情吧。”

总经理说：“哪件事情？”

“李玉瓶迫害我的那件事呀。”

李玉瓶是我们厂新近提拔的办公室主任，是个三十多岁，既漂亮又凌厉的女人。只不过其漂亮往往专门展示给上级，对底下人，剩下的就只有凌厉了。早就听说她对自己部门里的人相当严苛，做事情的风格也很霸道，据传还有点儿经济方面的问题，只不过因为在厂领导那儿得宠，一般的同事便都不敢惹她。但常人不敢惹不代表没人敢惹，现在就有人跳出来了——不仅惹了，而且不惮于拦轿告状，不惮于使用“迫害”这种古老而又耸人听闻的词汇。

说到李玉瓶，总经理的脸色就有点儿不自然了。他的声音似乎小了一些：“我说苗秀华，你是财务处的，她是厂办的，论工作职能，你们并不在一个部门，谈何她迫害你呢？她又为什么要迫害你呢？”

原来这女人就是与领导和狼狗齐名的苗秀华。看她的样子倒是并不威严也不凶恶，只是让人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。我远远地又端详了她几眼，而那边的苗秀华继续亮着大嗓门，每个字都像是从丹田里提上来的：

“怎么没有迫害我？上次单位去青岛疗养，所有工作二十年以上的老同志都有卧铺，为什么只有我要坐硬座？还说什么票源紧张，没买到票她李玉瓶为什么不坐硬座？这还只是小事，去年厂里评杰出工

作者发奖金，我苗秀华的工作可是有目共睹的，为什么最后还是被拿下来了？还不是李玉瓶在干部会上坚决不同意我？这难道还不算迫害吗？至于迫害我的原因，总经理您这就更是装糊涂了，李玉瓶在外面公款吃喝消费的账，都是要到我这里来报的啊，作为一名财务人员，我难道不应该认真对一下账，尽好审核的义务吗？我拒绝给李玉瓶报销她个人超标坐头等舱、住五星级宾馆、在高档餐厅宴请对厂子业务没有必要性的客人的账目，这就是她迫害我的原因。她李玉瓶生活腐化，以权谋私，拿着全厂职工的辛苦钱，拿着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到外面去大吃大喝买名牌讲排场，这个问题您难道从来就没有看到吗？”

这一通机关枪式的发言，听得远处的我心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实在想不到这年头还有如此正义凛然的人。不过总经理的反应倒是处乱不惊，想必苗秀华用类似的腔调反映类似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他已经能够适应了。

总经理打了个哈哈：“你说的道理都对。”

“对，你们为什么还不处理李玉瓶？为什么不还我一个公道？”

“可是道理对不等于事实对。你说李玉瓶以权谋私，奢侈腐败，你有证据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证据就在这里。”苗秀华说着，从兜里掏出一大叠单据来，“这是我从财务室找出来的她上次出差去深圳的报账单，虽然貌似手续齐全，但是我们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里面的猫腻很多！”

一个人为什么每天要报五顿饭的餐费？一个会议的办公文具的费用为什么居然高达八千六？这还不算最邪乎的，最邪乎的是这个——同一家水疗会所的发票居然在一天之内出现了三次之多，什么人每天要洗那么多澡？这么爱洗澡，她李玉瓶干脆就不要穿衣服好啦，穿衣服多麻烦呀，每次洗澡都得脱一遍……”

可是就在她展示单据，投入地一一讲解、质疑之际，总经理已经咻溜一声，钻进了车里。一个那么肥胖的中年人，动作竟然敏捷得像一只可爱的小松鼠，那个场面实在令人忍俊不禁。三点二排量的皇冠车更不是吃素的，总经理还没关牢车门呢，只听轰的一声，车子已经蹿到厂子的大门口了。

苗秀华便捧着一沓李玉瓶的“罪证”，木然地站在夹杂着汽车尾气的风中。她的短发猎猎飘扬，她手里的账单哗哗作响，她的表情是面无表情，她眼神坚定地望着远方。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不少路过的同事目睹了刚才那一幕，但大家都是远远地观望，现在总经理走了才有两三个人走过去，劝苗秀华先回办公室。

下午上班的时候，单位里议论的自然也是这件事。这时事情已经被传得很夸张了，最有趣的一个版本是，话说总经理中午刚和李玉瓶一起宴请完客人，下午又要带她出去开会，临上车前，忽然想起来有什么文件没拿，便让李玉瓶先到车上去等他。没想到李玉瓶恰好要去卫生间补妆，总经理上了车，迷迷糊糊地觉得身边坐着一个女人。借着酒劲，他也顾不得司机就在前面了，觑着脸向那女人凑过去，想来

一次随机性的耳鬓厮磨。可等近得几乎贴了面，才陡然发现粉脸变成了黄脸，风情万种变成了横眉冷对，李玉瓶变成了苗秀华。这惊悚的效果让他屁滚尿流，像美国动作片里的人物一样跳车而逃，一边逃还一边喊：

“他妈的，画皮了，大白天见鬼了。”

平心而论，苗秀华长得并不缺鼻子少眼，哪能丑到可怕的地步，只是她常年挂着一副凛然的、严苛的表情，便让人没法把她当成一个女性来看待了。对于苗秀华，还有一个经典的形容，就是夏天屋里有她在就不用开空调了，因为她那张脸的制冷能力比空调还要强。说到苗秀华的时候，有人把她当成一个笑话，有的人则会摇头叹口气，也不知叹息的是某个人还是我们这个厂子，以及比厂子更大的什么东西。

我们科室的老同志再次对我进行教育：“这个苗秀华，不认识她倒还好，万一认识了，一定得和她搞好关系，否则真够你喝一壶的。”

我便问：“这女的跟领导都敢耍横，是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背景——比如说，是个大人物的亲戚什么的？”

我的这个猜测，是基于上学时的一些经验。当时我们系里有个教务，性格就很有锋芒，训起学生来特别狠，训起系主任和校领导呢，比训学生还要狠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人家是教育部一个重要领导的小姨子，在她姐夫面前说话的分量比我们的校长可大多了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校长每次被她呵斥，不仅不生气，而且越发春风满面，仿佛小姨

子的呵斥就是重要领导本人的亲切关怀。挨完呵斥，还要叮嘱一句：

“代我向 × × 同志问好！”

可是苗秀华并没有这样的背景。老同志说：“她丈夫是第二机械公司的工程师，资格是挺老的，但也就是个业务干部。更没听说她家还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人，她弟弟早两年还被抓进监狱了呢。这个苗秀华呀，她之所以惹不得，只靠着一个本事，就是特别能战斗。”

2

“特别能战斗”，这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，而是全厂同事对苗秀华的评价。她有多能战斗呢？后来大家又对我讲了很多事例，因为年代久远而又往往事不关己，便像是在讲一些喜剧色彩浓郁的奇闻了。

比如说有一次单位发带鱼，苗秀华认为她的带鱼比别人的短并且窄，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劣质带鱼，便要求后勤处的人为她更换。人家不答应，她便把带鱼挂在自己办公桌的上方展览，以示抗议。那时正是三伏天，带鱼的腥臭不仅令别人难以忍耐，苗秀华本人也被熏得头晕眼花，而且浑身带着这股难堪的味道，回家挤公共汽车的时候还遭人辱骂，被说成严重的妇科病患者。但苗秀华宁可妇科病，也不瘦带鱼，一直挂到后勤处答应下次发苹果的时候多给她半箱，这才善罢甘休。

从此类事情可以看出，苗秀华其人的战斗性有些过于泛滥，而且还有芝麻西瓜一把抓的缺点。为了大如奖金的事情要战斗，为了小如带鱼的事情也要战斗，而且为了小事战斗所付出的代价，并不比为了大事付出的少。她的战斗精神固然令人叹为观止，但是缺乏战略眼光，如果指挥一场真正的战争，恐怕早就全军覆没了。

对于这一点，单位的人也有共识。我们科室的老同志如是评价：“老娘儿们都这样。”

但是还有一点令我疑惑，那就是苗秀华固然不与天斗，不与地斗，可是恨不得把厂子里的各个实权部门都斗遍了，这么一个人，又是怎么在单位里立足的呢？根据我的观察，她的人缘似乎还是不错的，普通员工只是在提到她的战斗性时吐吐舌头，见了她的面，却还是亲热里带着三分恭敬。大家对她的称呼是“苗姐”，这么叫的时候，还真有点儿发自内心把她当“姐”的感觉。

而这，就涉及到苗秀华在战斗中的另一个特点了。一些比较有思考能力的同事总结出来，苗秀华之战斗，虽然缺乏条理性，但却有着极强的原则性。她的原则性表现在：第一，尊重事实，尊重真理，只有在认定自己的确占理，对方的确做错了的时候，她才会奋起战斗；第二，有公心，她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战斗，当别人尤其是很多人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时候，她绝不会袖手旁观。

上述两条都很可贵，并且第二条比第一条更加可贵。许多工人师傅的嘴里还传诵着苗秀华的另一则战斗故事。有一次厂里出了一批残

次品，影响很恶劣，总经理暴跳如雷，在大会上宣布要停发制造车间所有员工的绩效工资——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啊。要知道，在上一轮改革之后，每个人的基本工资只有可怜的几百块，连饭都不够吃饱的，养家糊口全得指望“绩效”。但是雷霆之下，不要说其他厂领导，就连制造车间的主任、副主任们也噤若寒蝉。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人跳出来了，这个人就是苗秀华。她当着上千人的面，大声高呼：

“这不公平！”

然后，苗秀华进行了一次现场演讲。她指出，之所以出现大量残次品，看似是制造车间工作懈怠、业务不精造成的，但再多想一步，以前同样的工人用同样的生产方式，怎么就没有那么多的残次品呢？根源性的问题，会不会出在这一次原材料的进货渠道上？根据她在财务处掌握的情况，最近厂里刚刚更换了一个上游供货商，理由是报价比以前的低百分之五，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啊，如果不是品质不高，凭什么低这百分之五呢？

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总经理这次倒没怎么下不来台，而是负责采购的副总立刻跳了起来，尽力压制着场面：“刚才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，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……咱们是不是该讨论下一个议题了？”

苗秀华好歹被他们财务处的领导强拉着坐下，大会才得以继续开下去。在会后，供货商的问题自然是没有人去真查的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新供货商是负责采购的副总的老同学，而那位副总呢，是市里某位主管工业的领导的女婿。但被苗秀华这么一闹，制造车间的员工们总算

不必背黑锅了，绩效工资照发。制造车间的主任，一个四十多岁的高壮汉子，事后眼泪汪汪地找到苗秀华，拉着她的手说：

“苗姐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对车间的兄弟们交代啊。”

在这样的事情中，苗秀华就不是一个“老娘儿们”了，而是战斗英雄苗秀华，侠之大者苗秀华。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，她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战斗，而且还为了许许多多和她一样的普通人而战斗。苗秀华的威信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，一旦有了威信，那些被她折腾得焦头烂额的领导也不能真把她怎么样了。他们只敢在评奖金、坐卧铺这样的事情上给苗秀华小鞋穿，聊以泄愤，但却不敢让她下岗，不敢逼她提前退休，因为苗秀华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，成了普通员工里的一面旗帜。拔了这面旗，是要引起公愤的。

说起来，就连我本人，也是苗秀华战斗历程的受益者呢。那是在我工作满五年之后，正打算离开这个厂子，到“高科技”的领域里去扑腾扑腾。一家中关村的公司已经答应聘用我，开出的工资在那个年头也相当可观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厂里却不放人了。人事处的说法是，尽管合同里签订的是我只需为本厂工作五年，但是问题还得这么想：这五年中，厂里为了培养我这个“青年业务骨干”花费了多少心血和财力？如今我翅膀硬了就想飞，也太不道义了吧。要想走也可以，先给厂里交出五万块钱的“培养费”再说。

人事处长还冷嘲热讽地对我说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外地年轻人的想法吗？到这儿来全都为了户口，户口本一到手，变成了北京